

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探讨^{*}

周 韧

提要 本文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理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偏正名名复合词进行了内部的语义分析。本文认为,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重要关联,在 1+2 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 2+1 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关键词 三音节;名名复合词;韵律模式;物性结构;隐含动词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汉语中的三音节偏正式名名复合词,例如“火车站”和“木桌子”。本文不考虑内部为并列结构的三音节名名复合词,如“车马炮”和“鄂豫皖”。本文下面所说的名名复合词,都是偏正式名名复合词。

按照袁毓林(1995)提出的“谓词隐含”的观点,名名复合词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将陈述性的事件指称化后再简化的构造,其中常常隐含了一个谓词性成分。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些复合词的含义,就必须利用其中的两个名词,挖掘它们之间潜在的联系,从而激活和还原隐含的谓词。例如:

- (1) 飞机厂——制造飞机的工厂
- 玩具店——售卖玩具的商店
- 铁栏杆——用铁做的栏杆
- 物理老师——教物理的老师
- 黄金市场——买卖黄金的市场
- 白银首饰——用白银制作的首饰
- 梅雨季节——下梅雨的季节

顺着“谓词隐含”的思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对于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谓词,如果

作者简介:周韧,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电邮:zhouren@126.com。

^{*}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27)、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的帮助。文章初稿曾在第七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3 年 12 月)上宣读,承蒙与会专家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定稿时又吸收了《语言教学与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我们只依靠复合词当中两个名词提供的线索,能否将隐含谓词还原?或者说,能否有规则和机制帮助我们还原隐含的谓词,而不是仅仅将这种还原的工作简单地推给难以表述的社会经验。对于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

过去认为,要还原这些复合词当中隐含的谓词(如“玩具店”中隐含的谓词为“售卖”),实际上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经验在起作用,而一般又认为这种社会经验随意性极大。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就会认为这种自动还原工作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找不到好的方法来表述和梳理这种社会经验。

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生成词库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和思路。生成词库论由语言学家 James Pustejovsky 提出,目前在语言学界和自然语言处理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打算利用生成词库论中“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的思想,研究和分析现代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中隐含谓词的还原机制。本文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名名复合词整体的韵律模式与其物性结构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1+2 名名复合词可通过物性结构中的构成角色和形式角色进行解读,而大部分 2+1 式名名复合词可通过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进行解读;第二,在 2+1 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二 生成词库论

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生成词库论的主要理念和研究手段。

一个词的句法语义信息包含众多方面。以名词“书”来讲,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将它的句法语义信息描写出来,这几乎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比如说,光是描写“书”能和哪些动词和名词搭配,这个任务就庞杂无比。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完成了这种庞杂无比的描写工作,但如果我们不能有所选择,突出那些可能在句法语义运作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词汇描写系统又会失之于庞杂,在语言研究和信息处理等方面效用不大。

所以,对一个词汇描写系统来讲,首先要对词汇本身有一个本体论的认识,判断哪些词汇信息对于预测句法语义运作更有帮助,再依据这种认识,构建一个具有效力的词汇描写系统。

Pustejovsky(1991,1995)提出了生成词库论,生成词库论将词库看成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结合的系统。在静态的描写当中,生成词库论将词义的描写分为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和词汇承继结构(lexical inheritance structure)四个方面。其中,引入物性结构是生成词库论的一大贡献和突破。

过去的语言学研究在处理动词和名词语义关系的时候,一般采取的是“动词中心说”策略,名词是论元,动词是具备主导地位的谓词。多个名词可以一起围绕一个动词发生语义关联,并且依据和动词的关系,名词被分为施事、受事、与事、工具、处所和时间等不同的语义角色。

物性结构的提出,对于名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突破性意义。因为在物性结构的体系当中,动词中心说的地位被打破,名词也可以占主导地位,反而是动词充当名词的语义角色。

物性结构认为一个词拥有四大类别的角色,分别为:形式角色(formal role)、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功用角色(telic role)^①和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根据 Pustejovsky

^①也有人翻译为“目的角色”或“功能角色”,见宋作艳(2010)和张秀松、张爱玲(2009)。

(1995、2006),生成词库论对于物性结构的认识,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Aristotle four causes,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描写词汇所指对象由什么构成、指向什么、怎样产生以及有什么用途或功能。

在物性结构的四种角色当中,形式角色用于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和维度等);构成角色用于描写对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料、重量、部分和组成成分);功用角色用于描写对象的用途和功能;施成角色用于描写对象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如创造、因果关系等)。词项的物性结构实际上说明了与一个词项相关的事物或事件,对我们研究汉语名名组合的语义启发很大。以“小说”为例,它的构成角色为“故事”,形式角色为“书”,施成角色为“写”,功用角色为“读”或“看”。这四个角色中,尤其是施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在处理句法语义问题方面是非常有作用的。

以上是对词汇的静态描写,而在短语和句子层面,就需要一些语义生成机制来动态实现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生成词库论将生成机制分成三种,一种为纯粹类型选择,一种为类型调节,一种为类型强迫。分别举例如下:

(2)a. John read a book. (纯粹类型选择)

b. John wiped his hands. (类型调节)

c. John began a book. (类型强迫)

其中,处理类似“谓词隐含”这种问题的时候,“类型强迫”这个概念比较能体现生成词库论的优点。以(2c)为例,“begin”后面一般要带动词宾语,但句法表层却只出现了名词短语“a book”。不过,如果我们通过重视“book”的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就能还原其中隐含的动词为“read”或“write”。那么,可以顺利推导例(2c)的意思为“John began reading a book”或“John began writing a book”,而不是“John began burning a book”或“John began copying a book”等其他解读。

物性结构对于解决汉语语法中的一些难题是有很大启发的。还是以复合词为例,请看以下例子:

(3)玩具制造厂→玩具厂 文物管理局→文物局

黄金买卖市场→黄金市场 啤酒经销商→啤酒商

(4)汽车修理厂≠汽车厂 纸张粉碎机→*纸张机

文化传承者→*文化者 自行车存放处→*自行车处

同样都是“名词+动词+名词”的复合词结构,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为什么例(3)中的例子就可以删去其中的动词而保持原意不变,但是例(4)就不行?简单说来,就是为什么“玩具制造厂”可以说成“玩具厂”,但是“汽车修理厂”就不能说成“汽车厂”(“汽车厂”一般只能理解为“汽车制造厂”)?

如果从动词中心论角度看问题,利用施事和受事这种概念分析,并不能揭示例(3)和例(4)的差异。因为将“玩具制造厂”和“汽车修理厂”还原为事件结构“厂制造玩具”和“厂修理汽车”,那么其中的“厂”都可以看成广义上的施事,而“玩具”和“汽车”都是受事。所以,过去回答这种问题,只能笼统说这是社会经验在起作用,或者笼统说“厂”可以激活“制造”,但难以激活“修理”。

现在有了生成词库论中物性结构的思想,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释得深入一点。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例(3)当中,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谓词都充当的是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比如

说,“厂”的功用是“制造”,“市场”的功用是“买卖”,而“局”的功用是“管理”。谓词充当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是其可以隐含的前提条件。

再看例(4)中那些不能隐含谓词的例子,原因分两种:一种涉及到“纸张粉碎机”和“汽车修理厂”,它们不能简略成“纸张机”和“汽车厂”,是因为“粉碎”并不是“机”的功用角色,而“修理”也不是“厂”的功用角色。“机”的功用角色是“制作、生产”,例如我们可以说“面包机、豆浆机、电报机”等等;而“厂”的功用角色是“制造”,我们可以说“玩具厂、皮鞋厂”等。也就是说,要表达的谓词不是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时,这个谓词便难以隐含。

而另一种情况以“文化传承者”和“自行车存放处”为代表,在这两个复合词中,中心名词“者”和“处”并不具备特定的功用角色。“者”和“处”要构词的时候,一般要使用动词表达功用方面的意义,例如“批评者、围观者、示威者、支持者、存放处、零售处、兑换处”等等。^②按照Pustejovsky(2006)的观点,“者”和“处”属于一种“自然类”(natural type),是自然存在的人或事物,而不像“厂”和“机”属于“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是人有意意识分出的类别、组成的机构或制造的工具,“人造类”体现了人的“意图”(intentionality),往往具有明确的功用。

本文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的讨论上。过去,关于汉语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的讨论,主要的论著有宋作艳(2009、2010、2014、2015),张秀松、张爱玲(2009)、Wang et al(2012)、齐冲(2012:153-165)、魏雪、袁毓林(2013)以及袁毓林(2014),等等。不过,从讨论的语料来看,魏雪、袁毓林(2013)主要讨论了汉语四音节名名组合的物性结构,Wang et al(2012)讨论了诸如“比赛”这种人造事件类名词充当中心词的情况,而齐冲(2012)和宋作艳(2014)主要讨论了汉语双音节词的物性结构。宋作艳(2010)主要讨论了汉语类词缀的事件强迫,研究了很多2+1式名名组合内部的物性结构。

本文的主要研究角度在于讨论音节数目搭配与名名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的关联。因此,本文不仅讨论2+1式的名名组合,也讨论1+2式的名名组合。并且,在讨论2+1式名名组合的物性结构时,我们也有一些和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地方。

三 1+2 式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讨论

三音节的名名复合词,按照其内部音节搭配的构成,即韵律模式,可以分为1+2式和2+1式两大类。为了便于行文,我们将名名复合词中的前一个定语名词写作 N_1 ,后一个中心名词写作 N_2 。本文共收集了近一千条汉语三音节名名复合词的语料,其中1+2式和2+1式各占一半左右。^③下面,我们对这些复合词的物性结构进行分析。

首先讨论1+2式的情况,我们将1+2式的名名复合词分成以下几个类别,举例如下^④:

(5)皮大衣 纸袋子 铁榔头 金项链 水蒸气 电风扇
木房子 纸飞机 玉观音 钢结构 酒文化 核潜艇

^②这里说的“处”,表示的是“处所”义。也有另外一个“处”,如“教务处、资产处、人事处”的“处”,已经淡化了“处所”义,而有“管理”的功用义。因此,可以省略动词,直接以名名复合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这两个“处”应属于不同的语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我们指出这一点。

^③这是笔者在过去从事韵律语法研究时积攒的语料,是通过日常观察和读书看报收集而来的。

^④还有一类1+2式的名名复合词,如“铁公鸡”和“药罐子”,整个复合词的意思已经发生了转喻。如“铁公鸡”表示特别吝啬的人,而“药罐子”表示经常生病的人。

(6)猪耳朵 花骨朵 羊尾巴 车轱辘 笔杆子 瓶盖

(7)东三环 南少林 夜生活 夏时制 手风琴 乡政府

(8)水池子 菜篮子 酒瓶子 水龙头 眼药水

例(5)代表的情形是1+2名名复合词中数量最多,并且最能产的结构。以“铁”为例,不仅有“铁榔头”,还可以有“铁蒺藜、铁扫帚、铁栏杆、铁盔甲、铁脸盆、铁相框、铁杯盖、铁桌子、铁风箏、铁锁链、铁铲子、铁书架、铁外壳、铁箱子”等等。

从语义看,就会发现在例(5)中, N_1 是构成 N_2 的质料(material),整个结构可以还原成“由 N_1 构成的 N_2 ”。比如说,“皮大衣”是“由皮构成的大衣”,“金项链”是“由金构成的项链”。如果从物性结构分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 N_1 充当的是 N_2 的构成角色。当然,有一些例子中的定语还需要一定的转喻机制才能看成是质料。比如说“核潜艇”,“潜艇”并不是由“核”建造,但是这种“潜艇”以“核反应堆”为动力,因此通过转喻机制,让“核”更为突出。

例(6)从语义上看,就是语言学中通常所说的领属结构。在物性结构的分析中,这也是属于构成角色的范畴,因为代表着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和例(5)不同的是,例(6)中 N_2 是 N_1 整体的组成部分,例如“猪耳朵”中,“耳朵”是“猪”的组成部分,“杆子”是“笔”的组成部分。

例(7)从语义上看, N_1 限制了 N_2 在时间、空间和工具上的范围,说明了 N_2 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从物性结构的角度来看, N_1 是 N_2 的形式角色。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将形名复合词纳入研究对象。就会发现,在大多数不带“的”的形名复合词中,形容词定语大多充当中心名词的形式角色,例如“红苹果、白皮肤、大房间、新领导、高个子、长绳子、宽板凳”。而在韵律模式上,形名复合词1+2式较常见,2+2式较少,一般不说2+1式,如可以说“大事情”和“重大事情”,但不说“重大事”。

在例(8)中, N_1 和 N_2 的关系不同于前三个类别,其中的 N_1 和 N_2 是一种广义上受事和施事的关系,例如“酒瓶子”可以理解为“装酒的瓶子”,而“水池子”可以理解为“装水的池子”。其中被隐含的谓词可以被理解成 N_2 的功用角色,因为“瓶子”的功能就是“装”,而“药水”的功能就是“治疗”。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水池子”、“菜篮子”和“酒瓶子”的物性结构也可以从构成角色的角度进行理解,因为我们注意到,“池子”、“篮子”和“瓶子”是一种容器,而对容纳物和容器本身不加区分,是语言学当中经常出现的“转喻”现象。例如语言学中“转喻”的经典例子“壶开了”,从情理上讲,“开”的只能是水,但作为容器的“壶”更直观和凸显,显著度更高,说话人使用“壶”指代“水”,形成转喻。

从能产性上讲,例(5)、例(6)中的构词方式具有较高能产性,例(7)次之。而例(8)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例,基本不具备能产性。^⑤

过去我们将1+2式复合词定语的语义类型分为若干小类,例如大小、颜色、形状、新旧、材料、处所、时间和属性等。但有物性结构这个新角度后,便可从中心名词 N_2 的物性结构进行新的分类,汉语1+2式复合词定语的语义类型可简化为构成角色和形式角色两大类。

四 2+1式名名复合词物性结构讨论

再来看2+1式的名名复合词,我们将2+1式的名名复合词分成以下三类:

^⑤限于篇幅和精力,本文未做大规模的语料库调查,但是像这种1+2和2+1的构词方式,在过去的韵律语法研究中被讨论了很多,对语言事实的覆盖应该还是比较全面的。

- (9)汽车厂 家具店 皮肤科 钢琴家 图书馆 温度计 衣冠冢 啤酒商 苹果园
资料员 行李架 足球迷 吉他手 杂志社 火车站 飞机场 道具师 中秋节
- (10)钢板 液晶屏 塑料鞋 玻璃窗 皮革包 牛肉面 客户群
- (11)莱阳梨 上海人 美洲豹 暑期班 农民工 工业品 商品房 激光笔 工艺品

例(9)是2+1式名名复合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别。从物性结构来看,其中被隐含的谓词充当的是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举例来讲,“厂”的功用是“生产”,“汽车厂”指的是“生产汽车的工厂”;“店”的功用是“售卖”,“家具店”指的是“售卖家具的商店”;“计”的功能是“测量”,“温度计”指的是“测量温度的计量仪器”。

例(10)中,2+1式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类似于例(5)中的1+2式名名复合词, N_1 表示构成 N_2 的质料,例如“钢材”是“板”的质料。所以例(10)中, N_1 充当 N_2 的构成角色。

例(11)中,2+1式名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类似于例(7)中的1+2式名名复合词, N_1 说明了 N_2 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在例(11)中, N_1 充当 N_2 的形式角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通过韵律上区分的1+2式名名复合词和2+1式名名复合词,常常就代表着彼此之间物性结构上的差异。反过来说,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上的差异,在韵律上可以得到体现。

在2+1式的名名复合词当中,情况稍微有些复杂。大部分的2+1式名名复合词,如例(9)所示, N_1 和 N_2 之间隐含了一个谓词,其中这个被隐含的谓词为 N_2 的功用角色。而例(10)和例(11)为代表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这些例子当中,名词之间也通过构成角色和形式角色关联起来。

此外,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为什么不管是1+2式的名名复合词,还是2+1式名名复合词的分类中,都没有与施成角色相关的?匿名审稿专家同时指出:像“苹果汁、鸽子蛋”这些复合词内部也许可以用施成角色进行解读。我们认为,匿名专家的观点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例子可以还原成“苹果榨的汁”和“鸽子下的蛋”,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属于苹果的汁”和“属于鸽子的蛋”,从本质上来讲,“汁”和“蛋”还是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类。所以,到底从哪种物性角色去理解这些复合词,还值得讨论。我们苦于没有更好的证据,只好暂时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五 动词中心分析与物性结构分析

本文分析名名复合词的理论背景是生成词库论,这种工作思路显然与传统以动词为中心的做法不同,传统的做法是先还原被隐含的谓词,再依据与这个谓词的关系,赋予 N_1 和 N_2 相应的语义角色。下面我们以“铁栏杆”和“家具店”两个复合词做例子,用它们来展示两种分析法的不同之处。

表1 动词中心分析与物性结构分析对比

	动词中心分析	物性结构分析
铁栏杆	“铁”为“做”的质料,“栏杆”为“做”的受事。	“铁”为“栏杆”的构成角色。
家具店	“家具”为“售卖”的受事,“店”为“售卖”的施事。 ^⑥	“售卖”为“店”的功用角色。

^⑥这里“店”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上的施事。

引入物性结构分析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这种分析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分析,通过既有的中心名词 N_2 和定语名词 N_1 提供的线索来自动还原谓词。而动词中心分析流程中的第一步,即还原隐含谓词,却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比如说,对于“N+店”这种名名复合词来讲,无论前面是什么名词,如“鲜花店、杂货店、五金店、玩具店、火锅店、肉店、米店”等,都适宜用中心名词“店”的功用角色“售卖”进行解读。

而本文的研究说明: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复合词内部的音节搭配,可以对其物性结构做一定预测。具体说来,在 1+2 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 N_1 充当了 N_2 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 N_2 的功用角色在 1+2 式名名复合词中没有凸显;在 2+1 式名名复合词的例子中,大多数情况是凸显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而这个功用角色是由一个隐含的谓词担任。比如以下这个例子:

- (12) 钢仓库 (意为“用钢做的仓库”)
 钢材库 (意为“储存钢材的仓库”)
 钢材仓库 (意为“用钢做的仓库”或“储存钢材的仓库”)

对于意义基本相同的“库”和“仓库”来讲,功用角色都是“储存”。但是在 1+2 的“钢仓库”中,凸显的是 N_2 的构成角色,充当这个构成角色的是 N_1 “钢”;而在 2+1 的“钢材库”中,凸显的是 N_2 的功用角色,充当这个功用角色的是隐含动词“储存”。而如果将格式变为 2+2 式的“钢材仓库”,则既可以理解为“用钢做的仓库”,也可以理解为“储存钢材的仓库”。

六 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

在上面几节的分析当中,我们的语义解析主要是以中心名词 N_2 的物性结构展开的,也就是说,我们将定语名词 N_1 或被隐含的动词看成是中心名词 N_2 的从属成分。

宋作艳(2010、2015:234—251)讨论了汉语类词缀^⑦所引发的事件强迫现象。她认为以下的一些类词缀和定语名词组成名名复合词的时候,其间都隐含了动词:

- (13) 指人:一家、一手、一师、一员、一工、一匠、一夫、一族、一迷、一民
 指物:一机、一器、一计、一仪、一场、一室
 指情状:一风、一热

宋作艳(2010、2015)认为:在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中,隐含的动词可以是“名词”的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这里所说的“名词”,在宋作艳(2010、2015)中既可能指定语名词 N_1 ,也包括整个名名复合词。例(15)的表格是宋作艳(2015:251)依据物性结构理论做出的分析:

表 2 部分类词缀释义中涉及的物性角色

类词缀	物性角色		示例
	隐含谓词是 N 的	重建的 VP 是名词的	
N 家	功用、施成	功用	数学家、钢琴家、小说家
N 手	功用	功用	吉他手、篮球手、机枪手
N 师	施成、功用	功用	面包师、糕点师、钢琴师

^⑦所谓“类词缀”,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一些构词能力很强的单音节名词成分,如“机、族、手、员”等等。它们构词能力很强,但是意义还比较实在,与传统意义上的词缀“子、儿、头”不同。

N 员	规约化属性:负责	功用	行李员、资料员、警犬员
N 匠	功用、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木匠、鞋匠、泥水匠
N 迷	功用	规约化属性	书迷、京剧迷、电视迷
N 族	功用	规约化属性	咖啡族、宝马族、西服族
N 鬼	功用	规约化属性	酒鬼、烟鬼、鸦片鬼
N 计	规约化属性:测量	功用	温度计、湿度计
N 机	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豆浆机、号码机
N 场	功用、施成、规约化属性	功用	足球场、会场、机场
N 法	功用	功用	刀法、枪法、笔法
N 热	功用、施成	?	西服热、公司热
N 风	功用、施成	?	旗袍风、车展风

本文的思路与宋作艳(2010、2015)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还原隐含动词的工作中,首先应该重视的是中心名词 N_2 的物性结构。并且,我们认为:如果要从意义上还原例(9)和表 2 中列举的 2+1 式名名复合词,最先解析的是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

实际上,表 2 中的那些类词缀(即本文所说的“中心名词 N_2 ”)都是可以被标注出功用角色的,表述如下:

- (14) 家:功用角色为“精通”; 手:功用角色为“擅长、负责”;
 师:功用角色为“精于、擅长”; 员:功用角色为“负责、管理”;
 迷:功用角色为“痴迷、喜欢”; 族:功用角色为“喜好”;
 鬼:功用角色为“嗜好、沉溺”; 计:功用角色为“测量”;
 机:功用角色为“制造”; 器:功用角色为“制造”;
 热:功用角色为“流行”; 风:功用角色为“流行”;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些标注的功用角色只是这些类词缀的典型的功用角色,在复合词构词中,如果其中的动词确实是表达该类词缀的典型功用义,则可以隐含。就像我们前头说过的,“厂”的典型功用是“制造”,所以“玩具制造厂”可以说成“玩具厂”。但如果其中的动词不是表示典型的功用义,则不能省去。并且,出现在构词中的动词,尤其是 2+1 式 V+N 中的动词 V,如“粉碎机”和“复印机”的“粉碎”和“复印”,已经覆盖和取代了“制造”,是作为“机”的功用义而使用的。对匿名审稿专家这个观点,我们表示认同。

不过,在例(14)的类词缀中,除去“计、机、器”以外,其他的类词缀,尤其是指人的类词缀,它们构成的复合词的释义还比较复杂。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动+名”复合词中的动词即表达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请看下面的例子:

- (15) 演奏家 ≠ 演奏者、演奏人 投掷手 ≠ 投掷者、投掷人
 按摩师 ≠ 按摩者 引导员 ≠ 引导者、引导人
 赌鬼 ≠ 赌者 快闪族 ≠ 快闪者

例(15)中都是“动+名”定中复合词,但从意义上讲,“演奏家”并不等于“演奏者”。如果我们认为在这种复合词中,其中的动词表示整个复合词的功用角色,那物性结构理论在解释例(15)中的那些差异上,并未提供更多的帮助。

实际上,宋作艳(2010、2015:241)已经注意到了上述差异,并且她借鉴 Pustejovsky(1995: 229—230)关于“恒常性名词”(stage-level nominal)和“瞬时性名词”(individual-level nominal)

的区分,认为以“家、手、师、员、鬼、族、迷”等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都是恒常类名词,而以“者、人”等类词缀构成的复合词都是瞬时类名词。宋作艳(2015:241)指出:“恒常性名词表示‘类’概念,指一种长久的角色,多表职业和身份,前附的动词性成分或重建的VP表达的是名词所指人或事物的长久属性,是名词的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瞬时性名词指一种临时角色,前附的动词性成分或重建的VP表达的是名词所指人或事物的临时属性,是名词的施成角色。”按照宋作艳(2015:241)的观点,“演奏家”是一种固定的身份,“演奏”是“演奏家”的功用角色;而“演奏人”或“演奏者”是一种临时身份,一个人可以临时“演奏”,成了“演奏人”或“演奏者”,那么“演奏”就可以看成是“演奏人”或“演奏者”的施成角色。^⑧

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按例(14)中那样,首先挖掘充当中心名词 N_2 的物性结构,确认它们的功用角色在复合词语义解读还原中的作用,好处有两点:

第一,可以突出功用角色在绝大多数 2+1 式名名复合词意义还原中的重要作用。像在表 2 中的“迷、族、鬼、热、风”这几个类词缀,如果将意义还原首先放在这些作为中心名词的类词缀上(而不是整个复合词),那么这些中心名词也可以标注出相应的功用角色,而不是只能按整个复合词的物性结构来看,标注为问号“?”或“规约化属性”。如“迷”的功用角色为“痴迷、喜好”,“鬼”的功用角色为“嗜好、沉溺”,而“热”的功用角色为“流行”。

第二,可以补足还原更多的复合词意义。拿“戏剧迷”和“烟鬼”来说,如果认为其中只隐含了“戏剧”的功用角色“看”和“烟”的功用角色“抽”,就无法还原“迷”本身带有的“痴迷、喜好”义和“鬼”本身所带有的“嗜好、沉溺”义。事实上,宋作艳(2015:245—247)在做类似词典式的类词缀释义时,也是将这些意义考虑进去的。比如她认为“手”的意义为“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认为“师”的意义是“掌握专门学术或技艺的人”,认为“X 员”的语义模式为“专门负责做某事的人”。

所以,本文借鉴齐冲(2012:153—165)的观点,认为上述不少 2+1 名名复合词中,实际上隐含了两个谓词。齐冲(2012:153—165)在分析双音节名名复合词的研究中,举出了“马刀、马靴、马裤”等例子,他认为这些例子内部的两个名词实际上各需要关联一个隐含的动词来表义。以“马刀”为例,其中隐含了“骑”和“使用”两个动词,表达的意义为“骑马使用的刀”。

再回顾例(14)中充当典型功用角色的动词,我们发现其中充当功用角色的动词很多都是谓宾动词,比如说其中的“精通、擅长、负责、喜欢、嗜好、流行”,都可以后带一个内部为动宾结构的谓词性宾语。例如:

(16)精通写小说 擅长弹吉他 精于做面包 负责找资料
喜欢听京剧 嗜好喝酒 流行穿西服

那么,以“小说家”和“钢琴家”为例,在这其中,“家”通过其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提供了一个隐含动词“精通”。此情况类似于例(2c)“John began a book”,为“专家精通小说”和“专家精通钢琴”,都是本来应该带谓词宾语的动词后面接了名词宾语,从而引发了事件强迫现象。

应该说,对于上述一些名名复合词的意义还原工作,本文采取的方式是分层解决,即先寻找上层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再寻找下层定语名词 N_1 的物性角色进行解读。在还原两个谓词的过程中,中心名词提供的隐含动词实际上占据了上位层次,而定语名词引发的隐含动词

^⑧ 宋作艳(2015:242)指出,像“主持人”和“记者”这样的复合词,由于发生了范畴化,已经变成恒常类名词了。

只在下位层次。而宋作艳(2010、2015:234—253)是通过将定语名词 N_1 的物性角色和整个复合词的物性角色进行配合,来推导整个复合词意义的。从结果来讲,是殊途同归的。^⑨ 不过,对于本文来讲,好处是将 2+1 式的名名复合词都统一为主要凸显中心名词 N_2 的功用角色。

当然,要完全正确理解复合词并找出其中的隐含动词,这个层次可能还得依靠社会经验,“小说”的功用角色为“看”,而施成角色为“写”;而“钢琴”的功用角色是“弹”,施成角色为“造”。从社会认可来讲,“写小说”的比“看小说”的更可能成为“专家”,“弹钢琴”的比“造钢琴”的更可能成为“专家”。因此,在“小说家”中,“小说”提供了它的施成角色“写”,而“钢琴家”中“钢琴”提供了功用角色“弹”。所以,这两个复合词的解读实际上应该为“精通写小说的专家”和“精通弹钢琴的专家”,将其还原成事件结构后其实分别为“专家精通写小说”和“专家精通弹钢琴”。

七 余论

本文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框架为理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名名复合词进行了内部的语义分析。我们发现,复合词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着重要关联,在 1+2 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一般充当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 2+1 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这个隐含动词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 1+2 式名名复合词中,本文只是说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例如“纸飞机”的意思是“用纸做的飞机”,“纸”固然是充当“飞机”的构成角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类 1+2 名名复合词的语义分析能否从定语名词着手,比如说“纸”是一种材质,它的基本功用就是被用来制作物品。那么,在 1+2 名名复合词中,隐含的动词便是定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这样的好处是,无论是 1+2 还是 2+1 名名复合词,凸显的都是其中单音节名词的功用角色。但这样的麻烦是:怎么处理“东三环、夏时制、手风琴”这些例子?

第二,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的 2+1 名名复合词都可以通过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来还原其中的隐含动词,但也有不少例外,如例(10)、(11)中的“钢材板、液晶屏、塑料鞋、莱阳梨、上海人、美洲豹、暑期班、农民工”,等等。

对于这些例外,其中有一些可以通过中心名词属于“自然类”而排除。因为只有“人造类”的词汇才具备功用角色,而“自然类”的词汇并不具备功用角色。比如说其中的“梨、人、豹”属于自然类。

其他的例子就需要更详细和缜密的甄别手段了。比如说,在“塑料鞋”中,凸显的是“鞋”的构成角色“塑料”,可是在“塑料厂”中,却凸显的是“厂”的功用角色“制造”。不过,“鞋”作为名名复合词的中心角色,也可能在一些例子中凸显它的功用角色“穿”,比如说“舞蹈鞋”,表达的意思就是“跳舞穿的鞋”。本文限于篇幅和能力,只是提出来这些复杂的情况和细节,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齐 冲 2012 NN 偏正复合词内部成分的句法和语义,载《中国语法研究》2012 年卷,(日本)朋友书店。

^⑨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 宋作艳 2009 现代汉语中的事件强迫现象研究——基于生成词库理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 宋作艳 2010 类词缀和事件强迫,《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宋作艳 2014 定中复合名词中的构式强迫,《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宋作艳 2015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魏 雪、袁毓林 2013 基于语义类和物性角色建构名名组合的释义模板,《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袁毓林 1995 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14 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张秀松、张爱玲 2009 生成词库论简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周 韧 2007 信息量原则与汉语句法组合的韵律模式,《中国语文》第3期。
- 周 韧 2011 《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系研究》,商务印书馆。
- Pustejovsky, James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409—441.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1 Typ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gic of concepts. In Pierrette Bouillon & Federica Busa (eds.)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 91—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6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6:39—76.
- Wang, Shan, Chu-Ren Huang & Hongzhi Xu 2012 Compositionality of NN Compounds: A case study on [N1+Artifactual-Type Event Nouns].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ACLIC—26). Bali: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as Indonesia.

A Qualia Structure Analysis on Mandarin Trisyllabic Noun-Noun Compound

Zhou R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a structure system in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this paper gives a semantic analysis on the inner structure of Mandarin trisyllabic noun-noun compounds(NNC). It reveals that the rhythm pattern of trisyllabic NNCs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ir qualia structures. In “1+2” (monosyllable + disyllable) pattern, the monosyllabic modifier noun always serves as a constitution role or formal role for the disyllabic head noun, while in “2+1” (disyllable + monosyllable) pattern, there exists an implicit predicate serving as a telic role for the monosyllabic head noun.

Key words trisyllable; noun-noun compounds(NNC); rhythm pattern; qualia structure; implicit predicate

(周 韧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责任编辑 王正刚)